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八十八編



苦海雙星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玫

瑰

花

新 譯

恨

縷

情

絲

二册

六

角

林紆譯 本書言情與他書迥異。其細意熨帖處。讀之能令人增伉儷之篤。而無淫逸怠惰之思。洵佳構也。

玫 瑰 花

編

一册

三角五分

林紆陳承麟譯 書言某名士求婚於一處女。女力拒之。旋名士遇禍而替。女乃改易姓名。為之看護。一片深情。均從艱難困苦中婉曲達出。前編述至某名士嬰廢疾止。本編則從為看護婦說起。

各 種

言 情 小 說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二册

六

角

林紆譯 此書上册述一女子召殺身之禍。下册則述一女子享倡隨之樂。隱為女界痛下針砭。譯筆亦極雋永。

荒 村 奇 遇

二册

四

角

李澄宇譯 有貧女索債於富豪。不得當。窮途無聊。挈室中革囊去。翌日轟傳富豪為人謀殺。女於中途復遇惡人。幸少年某義助之。遂依少年。乃少年為富豪子。見逐於父者。偵探治是案。盡抉富豪隱事。情節離奇。令閱者不能釋手。

苦海雙星卷下

第六章

學校中廣廳。爲頒發獎品之地。其間人已擠滿。參觀者類皆學生家屬。如小紳士及服工之輩。而前列中亦有巨闕紳眷。來作光顯者。阿潭偕其妻克斯提。則位於五六行之次。其子巴朋。仍廁學生班列。各按主者指定位點而坐。戒備旣飭。教堂鐘鏗門闢。地方長官及數教士、議員等。魚貫趣進。行近廣臺。依次就座。阿潭忻然耳語其妻曰。克斯提乎。爾不觀夏恩棠先生與長官同蒞止乎。其妻曰。卽數輩夏先生乎。曰然也。卿試觀之前。向第二座。邇長官左首。卽夏恩棠先生也。其妻曰。斯固當然。蓋夏公選充省會議員。已一

年矣。曰然。渠事亦甚繁冗。廠中之事。幾難兼顧。大抵委諸老司事者爲之料理。一切噫克斯提。吾不自知其何心。見夏先生蒞此。如許歡暢。妻曰。惟儂亦然。阿潭君乎。君之主人。乍可矚見君爲賢父。能以教育護其兒輩。二人問答未已。其聲突爲報禮之鐘聲截斷。彼時卽有一議員。度上講臺演說。首謂教育一途。社會上無論何等。人均須由此中經過。云云。間特警告工末之輩。勿令兒曹養成一派愚劣之奴隸。演到末段。則曰。諸君聽之。前此蒲魯塞爾。有印刷技師突啤者。告其友曰。一時至今日。任令何項人材。均爲致用之必要。第事不一致。業不一門。總需教育以緯之。譬若人受教育而有才能。而我獨無之。則優劣相形。卽淪入下流之位置矣。抑教育之入人。非僅以讀誦書數爲長也。其要節。在使人澄清其腦海。

靈根。既淨。然後濬發。舊識啓牖。新知於事物之理。知所觀察。而衡
量之。且教育並錫人以幾許力量。幾許光明。俾自盡其當然之職
務。以克保其應有之權利。吾友等皆知工業一事。進化無窮。隨時
隨地。皆有新發明。是凡物悉有進步。彼工人不欲落人之後。而受
人排踐。則亦當進一境。以求之。夫機器之發達。能代人形體之勞
而不能作人精神之用。固不得謂之完全。而無憾。惟是服工之輩
自當猛省。提拔後之人。使之臻於上理。凡此者。何以致之。亦曰教
育耳。科學耳。斯二事。固界人以光明與力量者也。其能力此兩腕
之力。爲何如。以其不畏劬勞。不論年齡。分外闢此新徑。涂俾人用
力少而成功多。向來不平等之處。尤可減而均之。較社會學上所
論均富之術。尙爲優勝。其所得成績。亦較爲確定。凡我工人。恆盼

學務發皇。結爲光彩。則此世紀極盛之榮典。於是乎在。就鄙人觀之。亦若學校如鉅宇。然斯宇特爲工人之利而建者。諸君乎。如此深切著明之語。亦係工役中人所陳說者。君等應將斯語佩之。無斃秉其所訓行之。以彼指示法則。足以倍爾之功效。增爾之快樂。且能長工人之身價。而高之使之舍微賤而趨尊貴焉。

此君演說甚有氣力。而其藹然情况。足令參觀者引起無窮感想。語音甫止。於寂靜之際。突聞鼓掌之聲如雷。其中最爲著力者。翳何人。卽丹蒙夫人是也。以斯語恰中克斯提心理。絕似爲贊頌彼之行爲而設者。於是欣然質其夫曰。如何儂之事理。當否。此人所知較諸蘇昂孰勝。君觀之。當有明智之工人。與我同志。亦以教育淑彼兒女者。阿潭聞言。點首者。再顧無時間以應之。蓋以衆學生

從事演習。立即開始。迄未停歇。其中學生有誦詩歌者。有述格言者。亦有羣演醒世戲劇者。觀場之衆。大抵見其家有兒童。角藝教庭。覺有光彩。故鼓掌不已。

迨後舉行頒獎之典矣。衆學生以齒列序。頒給從少者起。有分一册者。有分二三册。至多册者。得獎。學生之母。失喜驩然。至乃淚珠紛落。亦有在人羣中。摟其子於懷。以表其愛。而伸其樂觀者。又復鼓掌。頒到第一班。巴朋見案上叢書。逐漸減少。至盡。肺葉爲震。自揣譬若尙在學校讀書。定獲幾許獎品。今則己所應得者。翻被他入占去。且當大廷廣衆之前。官長議紳之次。得有榮獎。令我父母見之。其爲忭慶。何如今乃變易至此。卽有所得。度亦不過菲薄之品耳。以巴朋眼見案上巨册均歸烏有。所餘僅小册數本而已。迨

看到未冊之書。亦皆分去。心中愈加頹喪。顧又瞥見校長行至講臺。對衆陳說。念慮爲之一頓。

趣出講演之人。鬚髮業已頽白。風概凜然。含有溫藹之度。似對於教育。非常熱心者。然開講一段。極夫和平穩健。而感人特摯。大衆不覺凝神靜聽。彼漸述到工人故事。略謂有一家父母。悉力教養其兒女。卽致貧病交迫之際。寧願餓死不願其子拋却學業。講時贊嘆不置。且稱其爲高尚之人格。勉勵衆人法其所爲。以彼娓娓縱談。並未道出名氏。人咸以爲彼自編纂。然人聆至此。家父母如許堅忍沈毅。不禁愴然興感。丹蒙夫人首已低垂。願忍住感懷。心扉跳趨無已。而私衷益增慚慙。

講者又曰。彼蒼主宰。定能眷彼賢父母。今再爲諸君述其事實。俾

人人益信教育一事。尤能陶鎔性質。令人各盡其當爲之職分。此父母之子非他。亦係本校學生中之一人。渠本第一班之良學生。憑渠學業。定獲首獎。校員及同學。共信之而無疑。卽彼亦且自信。以得此優獎。非爲己榮。庶慰其父母期許之心。不料工業忽爾停滯。其父驟嬰重疾。一家均墮入苦趣矣。而此童子顧何如。渠乃撇却頻年夢想之虛榮。盡其天性。無虧之子道。遂卽決然出校。然而未敢逕告其父母也。潛覓一役在工廠中。將所獲之資。貯諸案屨。援其父母於山窮水盡之日。儼若無名之義俠者。然以學規未許離校。故成績雖佳。未能與於獎列。但我教員等。據情陳請。竟得長官及首事者之同意。咸認此佳兒。應受特別獎勵。言訖。回首將案竊揭起。攜一大冊書籍。及桂花所製之花冠。書係丹函。軸旁金字。

標題揭開卷頁。盡屬色彩圖繪。其書維何。署曰工業實用力學六字。衆皆起立爭覩。目注此書。究賚誰氏。則見校長面學生座次。沈其音呼曰。巴朋。丹蒙。女前。吾友。女其領受。若師。嘉女之旌品。此係女一時極寶貴之紀念。勵女後來仍應循此正軌而行。女特一工人耳。然而卽此一途。無窮之希望。已爲開其端。尙望勉爲女友之模範。貞乃性行。鍊乃材能。以視於衆。庶知教育之收果。非比等閒也。

巴朋意外膺此。面色頓縞。身爲之戰。竟若乏力。趣上臺堦。卽有一校員扶其手而登。此老教師將其抱起。力親一吻。爲理鬢髮。托桂花冠。冠之並予以巨冊之書。一時掌聲雷振。觀者咸歡喜贊嘆。婦人中有泣下者。輒以巾自拭其面。臺前卽有長官及議員欲向此

童子稱賀。顧巴朋忙未屬意。獎品既得之後，兩手力捧其書，迴身卽呼阿孀。阿孀從人叢中奔逸而過，狀類狂易，將書與冠投諸其母膝上，攀其母之頸而親之，又抱其父親，卽言曰：父乎！父乎！兒向後益知所以事吾事矣。蓋人當心中暢快之際，一若忘却旁觀幾許人也。

阿潭先立起，謂其妻曰：克斯提事已畢矣。長官業將駕命，盍去諸阿潭。如此出話，外觀似甚漠然，實則不爾。其心甚覺愉快，但觀其離座後，極力挈其子偕行，俾人咸悉其爲是童子之父，可以見矣。巴朋彼時恍若別有所觸，頽然頻俯其首，夾其父母中間，徐徐而行。行至廳事之次，母詔之曰：巴朋，爾何作此態？人皆面女，爾亦應一禮若友也。童子聞言躍起，一嘆低聲耳語其母曰：噫，設谷特梨。

能。在。此。一。矚。……：……：……語。尙。未。竟。爲。在。後。羣。衆。所。擠。至。校。門。外。矣。
阿。潭。語。其。妻。曰。克。斯。提。爾。觀。之。夏。恩。棠。先。生。在。彼。屬。盼。吾。儕。似。將。
與。我。接。談。者。其。妻。答。曰。然。渠。殆。欲。向。君。稱。賀。也。若。爾。是。誠。分。外。福。
祉。然。否。堂。堂。主。人。翁。尙。自。歆。重。於。君。此。皆。君。之。巴。朋。所。致。已。而。廠。
主。夏。恩。棠。果。作。手。勢。招。之。巴。朋。與。其。母。則。息。諸。道。旁。觀。者。如。堵。阿。
潭。摘。冠。趣。就。主。人。主。人。藹。乎。其。容。與。之。執。手。言。曰。丹。蒙。吾。爲。若。賀。
若。請。卽。冠。若。爲。懋。勉。之。良。工。人。吾。夙。知。之。矣。惟。是。更。懋。勉。而。成。一。
慈。父。使。而。子。入。校。躋。到。高。足。在。吾。觀。之。甚。爲。子。榮。阿。潭。對。曰。是。亦。
荆。妻。之。所。爲。耳。主。人。曰。爾。妻。乎。曰。然。先。生。以。是。故。吾。實。感。謝。上。天。
錫。我。以。賢。智。之。婦。主。曰。是。固。然。矣。吾。友。然。而。至。鄙。子。亦。以。作。苦。成。
之。我。已。爲。子。請。諸。市。長。要。有。以。旌。汝。但。未。知。能。如。吾。意。否。今。試。言。

之。爾將。何以。處。若。子。曰。渠。現。在。衛。白。克。工。廠。曰。司。何。事。曰。下。星。期。起。將。升。爲。第。一。類。機。器。之。工。主。曰。此。亦。不。惡。時。至。亦。可。游。陟。工。長。惟。是。丹。蒙。爾。願。否。若。吾。意。遣。若。子。至。吾。許。以。吾。亦。思。有。以。獎。之。也。爾。姑。率。而。子。甯。家。置。書。及。冠。稍。息。片。晌。卽。令。其。來。見。我。我。候。之。阿。潭。聞。言。卽。回。面。其。妻。備。述。主。人。之。意。並。謂。主。甚。謙。抑。且。堅。執。其。手。云。

丹蒙一家人行時。尾而觀者甚夥。有嘆息者。有羨慕者。不覺行至其居之小巷。當過斐爾敦斯拉舊宅。巴朋忽爾駐足。舉其手中之物。似欲炫諸人者。顧祇噫氣。遂隨其父母至家。又復互抱親吻。巴朋旋出。詣謁夏恩棠。以夏公許以贈物。此物未審屬於書籍。抑係他品。及至手掣門鈴。卽有女傭出面。引其至一屋宇。其中有年長

者前在此人想係老司事者。含笑向迎。與之握手。言曰。吾爲子賀。人所予子之榮。是屬當然。吾頃亦在列觀之。覺非常感動。以子孝行將來造福不淺哉。巴朋卽提及夏恩棠名氏。老司事曰。然。吾知之。夏先生延子到此。惟先生頃已赴廠。少須卽回。吾友請略坐。緣夏公欲有以優置吾子。且欲悉吾子所能。囑吾一爲試驗。子願之乎。巴朋答曰。感甚。惟君所命。毋不率從。老司事曰。善。君且就彼案而坐。有一信札。請君繕之。勿訛勿錯。勿庸羞澀。案有書函。以之爲範可也。請便著手。吾亦事吾之事矣。一時房中寂然。巴朋書已舉首望老司事。若示以書已竟者。此老司事卽趨過。執書觀之。訝然曰。嘆。吾之小友乎。爾筆力適健。字甚可觀。且無訛錯。吾初不意若此。此定能令夏先生滿意。以渠欲畀子以實利。謂子爲本廠最老

最良工人之嗣。且子曾諳算法乎。巴朋對曰。吾師常稱小子數學。爲校中冠。曰。今有一數。試加入。須以三百六十六乘之。又以五百一十四分之。甫數分鐘。巴朋數已草訖。此老先生一覽。毫無差忒。意愜甚。言曰。君在此少候。吾將往告夏先生。謂君已蒞止矣。於是老司事撤却巴朋。獨自啓扉趣出。逕入別室。其主人適據案繙閱書牘。卽問曰。富洛孟。此子所受教育若何。足備君用否。對曰。是誠一節異事。渠年齡剛及十五。所書之字。乃極老當適觀。不亞於老鍊之輩。且算法亦甚敏捷。人復聰明穩藉。似諸事均能得手者。若置諸公事房中。吾爲照拂匡正。直可作爲良輔。主人曰。君詎不料其然乎。吾觀此子。儘可繼君前此辭退司事之位置。曰。然。僕初未敢逕承。雖亦信。校生可以幹事。願以年事尙淺也。今請始事。勿庸。

多予之資。恐將易其素行。主人曰。然。舊司事者。應一千佛郎。今於丹蒙之子。給以若干。方稱君亦知吾欲加惠於彼之父母乎。對曰。若予以三分之一。歲計三百佛郎。殆亦足矣。僕當扶植此子。鍊習各務。彼倘奮勉忠職。不妨漸增其值也。主人曰。富洛孟君言甚當。吾應謝君。請君詔之使來。勿庸爲道他語。數分鐘後。巴朋趣入。手執冠。對於主人立正。主人熟視其面。謂之曰。今日爲大好之日。吾友乎。今人皆垂青於爾。爾果循此以往。不難洊躋勝境。惟是爾後此無論躋到何等境地。其勿忘爾之父母。以彼作苦半生犧牲。一切予爾以良教育也。巴朋曰。先生之訓。當永矢勿諛。語時。香甚沈摯。而其愉快之情。能令夏恩棠見而異之。卽曰。然也。吾亦以爲汝必深感爾親之卵翼。至若父爾。尤當忠事之。然否。對曰。唯。先生。吾

父。所。事。均。以。兒。故。以。不。肖。之。累。吾。父。尙。嬰。重。疾。幾。於。不。起。吾。母。且。澈。夜。不。寐。以。治。女。工。蓋。深。恐。不。肖。廢。學。也。主。人。曰。爾。愛。若。母。乎。倘。有。能。力。將。娛。彼。暮。年。乎。對。曰。然。兒。有。生。之。年。悉。爲。奉。親。之。日。也。主。人。曰。若。今。在。衛。白。克。紗。廠。乎。下。星。期。人。將。置。女。於。機。器。所。中。此。亦。一。線。坦。路。足。以。有。爲。惟。如。是。遄。行。猶。嫌。其。緩。也。以。汝。之。知。識。或。者。能。覓。別。徑。較。斯。路。爲。捷。者。趣。之。巴。朋。曰。兒。果。勤。務。無。誤。日。後。可。望。爲。工。司。之。長。主。人。曰。如。何。曰。迨。斯。時。吾。父。可。以。卸。苦。工。吾。母。亦。可。以。少。息。主。人。曰。爾。誠。勇。敢。之。童。兒。爾。現。獲。資。幾。何。每。星。期。度。亦。不。過。四。五。佛。郎。耳。似。此。淺。淺。未。可。云。足。吾。可。助。爾。達。爾。心。中。之。所。期。爲。汝。闢。一。蹊。徑。以。汝。學。問。與。志。願。直。可。猛。進。無。阻。吾。本。欲。旌。女。以。書。籍。第。不。若。藏。書。樓。之。書。尙。富。可。以。隨。時。觀。覽。此。外。更。有。餉。汝。之。

儀。汝願在我公事房中辦事乎。汝果恆守初心。吾總當掖汝以進。視如子姪也。巴朋聞言。雙舉其手。對曰。主人十分感謝。卽曰。唯唯。先生佳哉。吾母聞之。不知若何怵舞。主人曰。汝果否願肩此任。對曰。小子不知所對。計惟竭力事此耳。主人曰。汝獨不詢及辛金。譬若汝能邁往匪懈。吾可立增爾資。是誠在爾。今先資爾以四百佛郎。卽有爾現值二倍之多矣。巴朋突聞此言。感臻極地。不覺出涕。口中囁嚅謝曰。主人厚賜。……又曰。吾父吾母。……以心旌震動。逾常出語。竟不貫注。夏恩棠卽啓案篋。取數物事。行近巴朋。告之曰。汝可明日來。逕蒞大公事房。吾之第一司事人。甚才幹。心地極良。其必有以輔益於子。吾今予汝以首次薪資。爾卽攜回。並報若父母。以佳消息。嗣後益當慎勤。將事毋負。予一片護汝之心。

庶足保一己之幸福。以及爾二親之幸福。小友乎。明日再見。巴朋茫然似無聞。見轉瞬間已出行至衢路。尙不之覺。默念四百佛。我此後竟獲此四百佛耶乎。此何等富贍。吾母聞之。得勿色然而駭。軒然以忻乎。始猶不敢自信。其然。愴恍迷離。直如夢境。既而悟曰。不然。不然。真也。非夢也。自顧手中尙攜一物。展而視之。兩甘佛。耶之金錢。光耀眼簾。不禁失喜。驩叫。路人見異。彼亦不顧。悉力奔回其居。舉手額際。呼曰。父兮母兮。兒今爲夏恩棠先生一司事人矣。年得金四百佛。耶。日後尙可遞益。試觀之。此爲初次之值父乎。吾儕將從此富矣。父可勿庸趣工。吾母亦不必夤夜作苦。此非一蹴卽幾也。徐而俟之。總有暢遂之一日。卽兒亦不費幾許辛勞也。巴朋言訖。似笑若啼。又若罷茶不勝。頽於榻上。以心中感動。

非常。故見此狀也。其父母見其子取二金錢。置諸案上。亦覺駭然。若有不信之意。陡然阿潭立起。趣抱其妻之頰。噙淚言曰。噫。吾親愛之克斯提。是皆上蒼所以報卿。賴卿一人。方能膺此福慶。卿不止爲兒之賢母。爲吾之令妻。直護庇吾一家之天使耳。巴朋亦突爾躍起。奔至門外。大呼曰。荷荷。谷特梨。谷特梨。其母趕至其後。追而呼之曰。天乎。天乎。吾苦惱之兒。爾其有所思乎。巴朋不覺顏頰卽伏其母之腕。答曰。吾慈愛之母親。無甚事。兒方入夢。以忻喜逾恆。腦筋昏塞也。

第七章

次晨巴朋卽詣公事房。辦理事件。心旣舒張。辦事亦極奮發。似一人精神均爲新事業所吸收者。晚間卽帶回本日所繕文牘。檢錄

一過。至其父母催寢方罷。並未道及谷特梨。亦不以谷特梨未見其成就爲憾。如此者又過幾時。迨諸務部署甯帖。而憶念女友情緒。又復油然而生。無異曩日。頻促其母函致谷特梨。且謂谷特梨聞信。必爲之喜。如許新聞。足可紓彼積愆。一夕恩恩從事。作信以彼。雖係代母而書。而心中所得意之端。儘思和盤托出。且欲形容頒獎情況。及夏恩棠知遇。一切使谷特梨全部領悉。一如親歷其境。並謂從此漸入佳境。因得正直之人爲之保護。未復諄囑谷特梨。得信立即回音。報告其父以何時返國。爲道此間工廠業已開齊。特鋪廠工亦可爲圖託足。吾子巴朋執業。雖占優勝。然所思不見離索。傷懷殊無聊賴。信中之詞。略具於此。

書訖付郵。自此巴朋翹盼復書。急不可耐。復日既過。又逾一復。以

至匝月。每日中午及向夕。巴朋出辦公處後。立即奔回。開口首語維何。卽詢其母曰。阿孀。尙未有消息來乎。其母笑應之曰。猶未也。自是巴朋漸露懊懣神態。意興索然。夜間枯坐甚久。手支其首。與其母閒談。謂谷特梨信息渺如。究係何故。是否病纏。抑乃窶甚。或則住處有誤。而不然也。當告別之頃。彼曾以通訊地點視我矣。如是反覆推求。弗稍愒置。尙幸巴朋正務愒忙。以趣事故。畧解幾分。愁緒。蓋其爲人也。對於所應爲之事。責任極專。故當治事時。間爲能。擺脫閒愁。以清其腦海。觀其處置一切。縝密精詳。實不料積緒滿腔。正自循環未已也。

一日傍晚。老司事者極形親切。語之曰。吾子勿過勞煩。恐將滯鬱而病也。觀子口來似有所苦。頗不舒展自如。子且勿慮。子所辦之

事。悉臻完善。輒過於人之所期。卽夏先生亦甚稱許。想子已知之矣。姑少休乎。凡人當竭力趣公之後。中懷應自釋然。常形暢適。不然。久且厭惡其所業。尙則受虧甚矣。巴朋聞語。悵悵自歸。細揣老司事之言。卽爲間接指摘。或者事有舛誤。因而窺知吾隱乎。且谷特梨音問阻隔。已閱六星期矣。詎卽如斯而已耶。抑病且死耶。以分袂曾幾何時。當不遽置向日之情於不顧。則不能不畜此疑團也。由是且念且嘆。徐步轉入小巷。忽然驚喜失聲。而呼。蓋斗見其母。佇立門次。手一紙。欲以示之者然。遂卽趣奪母衣。相將入室。詢曰。是係谷特梨之書乎。母曰。縱非谷特梨。亦係其父母所寄之信。以此信正從法國來也。又問曰。母親書中何言。曰。巴朋。爾知吾識字無多。何問爲。巴朋曰。兒爲母親誦之。斯卽谷特梨手書。噫。吾已。

待。至。無。可。如。何。矣。讀。曰。

丹蒙夫人鑒

克斯提訝曰。噫。彼胡稱我爲夫人。巴朋解曰。此亦崇敬之意耳。且法國習俗。婦人悉稱爲馬丹。(按卽夫人)今且勿聲容兒念誦。續曰。

來書爲吾父接置衣囊。近以補衣。方始檢出。稽答乞恕。婢子無狀。於苦海中。猥荷我夫人先生暨公子。摯誼注存。感紉無任。承示尊况。舉家歡忭。而婢子與護慈。尤覺忻喜。至於出涕。額手穹蒼。優眷善人。方興未艾也。而在敝處之情狀言之。則苦惱特甚。睽違兩地。念及愴然。畢世不面。殆未可知。吾父曾言現在總不回國。以此間工夥而值豐也。吾母尙不能爲婢。

子覓一縫紉之肆。祇好仍就工廠作工。一星期得六佛郎。噫。安得吾母別覓一善地。援我乎。此間工者。曠鄙特甚。並未少受教育。終日叫號詬詈。蠶凌已甚。如許蠻風。安能強忍。以故勢成孤立。備受若輩之擲揄。抑鬱幾病。近幸少安。而劣兄巴白締斯。以彼黨與佛拉們同業中鬪鬩。喪厥左目。此間蓋無日不爭鬪也。公子巴朋在社會上。克自樹立。從此漸躋勝域。席履豐厚。此在嬰年嬉劇時固已卜而知之矣。惟是諸位當介福之餘。尙能念及苦趣之谷特梨乎。而婢子無論永淪工廠。或得業縫人。終不忘夫人遇我之厚衷誠。耿耿矣。諸畢生。卽至彌留。猶感念教我讀書。及使我就學。諸人之名氏也。婢子谷特梨上言。

巴朋讀訖。伏案悲梗。其母亦爲隕淚。旋勸巴朋。勿庸如許。想谷特梨命運未必若斯之蹇。但以遠離祖國。隔絕朋儕。不免飄零之感。且此一家將來總有回國之一日。云云。惟是其母種種說法。而其子之愁懣根苗。都不在是最足令此童子痛心者。卽谷特梨。近仍入廠服工。復與僉荒之輩伍。此種癥結。卽強爲排遣。亦解不開。蓋以巴朋心理深恐。谷特梨接觸濁流。喪却本來清尙人格。又焉知後來無尤。話之事叢於其躬者。似此思潮。或許過慮。然而彼對於小時女友之感情。亦可謂厚且擊矣。

阿潭回家。巴朋更將其隱衷匿起。以其父在前。不敢顯露詞色。但胸中自由感觸而已。家衆談及谷特梨之事。乃議定今夕卽復一信。勸慰之中。加以振厲。又信致其母。趣其速覓縫業。以處此女。寫

畢兩書。巴朋稍覺寧靜。以爲藉此可與谷特梨長談。若平生歡。以作書之後。恍若谷特梨亭亭丰態立於案前。其一種溫柔十分親切。悉於精神中寓之。於是此少年得斯慰藉。心自降抑就寢。寢頗酣適。

自茲以後。日夕懸盼來信。至數閱月。又復杳然。遂作第二函。已而寄第三函。悉無迴響。巴朋自念。或此信爲乃翁所毀。以未悉其僑居之所。前信均寄其父廠中。信中又係勸其速離工廠之語。因而斷絕交誼。抑谷特梨久涵僉壬。已受同化。拋却舊時面目。俱未可知。不然。則腦中喪失記憶能力。渾忘舊侶。此當不至若斯之迅也。一夕與其母閒談間。偶露懊喪之語。其母覺以爲異。慰以數言。而彼竟紅漲於面。含糊答應。已而寂然。卽手一書閱之。以避此談鋒。

蓋已覺其母之留意偵察之也。其母意謂此詎屬於愛情乎。憫之詎卽所以爲愛乎。抑爾之愛谷特梨。或異於兒時嬉遊。若姊妹然乎。斯意固未道破。惟是撫慰之詞。何以輒刺及衷藏之隱。且體會其滿腹牢騷。欲將此甫茁情芽。割而去之。耶。自是後。巴朋對於其母。將谷特梨之事。均守秘密。其母偶有談及。輒亂以他辭。經幾許時。並谷特梨之名。亦無人道之矣。

阿潭有一日遇見舊時之友。由法國新回。談及斯拉家。顧非佳耗。足令巴朋與其母喜者。據云斯拉氏一家。在法國獲錢甚豐。且逾其分。以闔城人皆稔其劇飲而濫費。且好與人滋鬪。甚若鬪狼之事。在彼爲有趣味者。若論再返歌杭。直無此思想。蓋久以彼邦爲樂土也。至谷特梨女郎。渠亦不之識。祇知其舉家俱在廠役工而

已。

巴朋爲人。雖其精神上。有此一分苦痛。然當在公事房經理各務。極臻妥叶。以是漸得廠主夏恩棠及老司事者信任。年金已增至六百佛郎。其父仍日趣工。其母仍自治藝。以故家計甚形饒豫。議欲離此小巷。遷住稍優之屋。若非巴朋勸止。移居久矣。蓋巴朋以生。長。之。區。釣。遊。之。地。不。忍。割。舍。且。恆。聆。人。言。其。母。若。何。憐。愛。若。何。眄。勉。俾。之。求。學。種。種。紀。念。悉。在。此。小。屋。中。矣。既。又。不。忍。強。拂。其。父。母。之。意。遂。僦。一。幽。雅。屋。宇。定。期。遷。往。

喬。遷。期。屆。傭。役。搬。運。家。具。丹。蒙。家。在。此。屋。爲。末。次。之。膳。巴。朋。夾。兩。妹。而。坐。面。其。父。母。默。然。無。語。似。有。鬱。鬱。不。樂。之。概。將。牆。屋。遍。矚。一。周。恍。若。與。之。敘。別。以。稚。年。啼。笑。此。環。堵。實。飢。聞。之。故。亦。不。無。戀。戀。

也。正夷猶間。忽聞門次有人語音。曰然。我當卽來。但須數分鐘之頃。君姑先赴洒巴提酒店。吾將於彼訪君。未幾此人闖然直入。趣至案前。與阿潭執手。言曰。阿潭君無恙。吾回歌杭。不能不面君。吾亦謔君近景勝常。且爲君慰。以君實良實人也。阿潭呼起。曰。是厄提恩塞特君乎。與君末次晤會。似已四閱年矣。向在何許。答曰。吾適法國。法國有幾許工業可爲。阿潭曰。君從法國回乎。曰然。吾剛從利禮附近之富家藏遄返也。巴朋與其母聞之驚喜呼曰。君果從富家藏地方來乎。此人曰。君等胡以爲異。丹蒙夫人卽問曰。斯拉家是否在彼。近作何狀。答曰。以我所聞。渠在彼間亦住過一時。旋赴杜埃去矣。我亦在杜埃工作六月。故獲面彼。惟一星期後。此君忽復他適。傳聞渠往法京服工。或許在負函。抑尙未悉其詳也。

丹蒙夫人又問曰。渠一家人俱佳否。答曰。佳則佳矣。抑猶未免太過。此等人使之少嘗苦况。較當世間人無斯拉家之荒謬者。阿潭君。譬若此時見之。渠果何作。毋亦耽酒尋釁。與人債爭。以故同人均趨避之。以蘇昂之爲人。實異常暴戾也。阿潭與其妻聞之。默然側其首。意若甚憫之者。此厄提遂前執阿潭之手曰。再見。丹蒙夫人復問曰。君獨不能爲我述谷特梨現狀。君或不識其人。殆未可知。厄提答曰。是否爲女郎。瘦削身材。髮作金黃色。而眼波澄藍。頗見活潑者乎。曰。然也。厄提曰。噫。吾識之。吾遇之數矣。此女較諸人尤劣。斯拉家無論長少。大抵皆鄙厲者也。丹蒙夫人曰。嚙。天平。君所言何也。曰。君等思之。吾有一日赴斯拉所居之小巷中。非訪蘇昂。實候吾友。因吾不願與此輩頑囂交也。君等知吾所見爲何。則

見彼處有婦女鬻聚。衆中卽有斯拉夫人。與人爭辯甚劇。倏見谷特梨女郎。手木靴。從屋中躍出。前後左右。悉力毆人。須有四人之力。方能搯拄口中。所詈穢語。卽吾亦赧聞之。吾之爲人。亦非畏憚者。當見此小女郎。以如許妍秀之姿。竟出如許污濁之語。吾心憤慨殊甚。極思有以警教之。丹蒙夫人嘆曰。其谷特梨乎。應不至是。君果否。曰。矚答曰。吾實親眼見之。或許人辱其母。太甚。彼情不自禁。激而出此。亦未可知。丹蒙貴伉儷。卽此別矣。日後當再晤譚也。語畢趨出。

此人去後。倏爾靜寂。丹蒙夫婦。沈默相對。回視其子巴烟。正自悵失。脣口掀動。目中似欲出火。其母擬與慰解。謂谷特梨爲人。應無是事。而是童子忽決然立起。言曰。吾父吾母。命而後不必爲兒談。

谷特梨矣。兒將使忘却。所有孩提舊事。一切拋撇。永弗之憶。此人設果蒙昧。爲人所鄙。猶可說也。乃亦曾讀書。亦被教育。且彼所受於吾母者。純係懿美之行。關於良心上之啓牖。以及吾輩相待之友誼。今且一不省記矣。知而爲之。厥罪維倍。噫。今將彼之紀念。極力剷除。毋乎。卽當命彼傭人。速移吾家。兒不復寢息於斯。亦不願再履此巷。儘一日安置停妥。兒心滋忻。兒今且自趣公。回家時。逕扣新居之扉矣。語畢將出。因見其母愀然。似欲向之勸止者。又曰。母請釋念。此特少許時耳。至明日卽已。兒之隱憂。今已冰釋。卽堅握其母之手。訖。出戶。

谷特梨之惡消息。宛使巴朋盡反。平昔恆狀。如許新聞。在彼甚爲有益。自是彼之髻齡癡想。悉行擺脫。人愈凝重。蹈矩。屏絕旁騖。孽

孳於切要之圖。而其任公也。益加勤慎。益熟究廠中情形。及管理法則。夏恩棠與老司事富洛孟見之。歡慰逾恆。漸欲增其進步。而富洛孟尤覺欣愜。以巴朋所司。藉資歷練者。幾占却大部分。且心腹之事。恆與深談。略謂吾倘罹恙。或他適。均需吾子爲我肩任各事。吾季父業顏料。百年後吾應承襲其業。則盍歸故里耳。彼時子年事已屆。儘可接我之任也。此意又拓開巴朋幾許心境。於是得其主人同意。上藏書樓。攜書回寓。悉心研究新發明之理。從事於繪圖及機器等學。而對於廠中業務。輒欲有所改革。使之益就便利。而獲奇贏。其所得薪資。已贖到一千佛郎。年甫十九歲耳。巴朋既不提及谷特梨之事。於其嬖媿情況。亦似毫不關懷。但谷特梨。影子不時。尙懸於心目間。顧其所思者。特夙昔之谷特梨。非

現。今。之。谷。特。梨。蓋。今。之。谷。特。梨。已。墮。落。泥。滓。入。於。麤。鄙。而。變。爲。儻。愚。安。有。德。音。之。足。慕。若。從。前。則。婉。變。季。女。一。秣。雙。心。直。賡。爲。同。調。者。也。每。當。公。退。之。餘。或。研。學。之。暇。宛。聞。嚶。嚶。鶯。聲。呼。彼。名。字。而。臨。別。翩。影。猶。在。目。前。究。之。此。種。幻。想。與。實。在。情。形。毫。不。相。涉。巴。朋。亦。自。知。之。矣。乃。父。尙。詔。其。子。懇。由。廠。主。與。老。司。事。爲。探。斯。拉。家。稿。耗。乃。巴。朋。極。不。贊。成。其。母。亦。以。巴。朋。與。谷。特。梨。再。無。何。等。關。係。且。其。子。蒸。蒸。日。上。伍。於。俊。流。假。令。斯。拉。家。重。蒞。歌。杭。再。與。往。來。酬。酢。如。昆。弟。歡。直。是。可。恥。矧。此。輩。不。自。愛。惜。在。理。亦。應。屏。絕。勿。顧。其。母。胸。中。旣。蓄。此。念。端。故。陳。想。一。皆。消。滅。當。前。五。六。年。時。其。母。尙。意。此。兩。小。無。猜。或。可。聯。成。佳。偶。不。時。念。及。氣。爲。之。揚。而。今。則。二。人。相。去。遠。矣。一。思。陳。迹。內。媿。靡。遑。詎。肯。談。及。彼。家。之。事。惟。母。子。私。自。憫。惜。谷。

特梨而已。

歲月如流。巴朋已逾冠矣。其對於製造貿易各事。研究迄無少休。得總司事之命。每日必赴廠一次。實驗藝業。且監察一切事宜。辦理極當。又極敏求。此老司事深賞其徒之才。恆爲廠主言之。謂君知吾業自得巴朋。獲贏幾許也。至廠中衆工亦咸加傾重。所有器物羣相珍護。不使稍有損失。蘄悅巴朋。此何以故。蓋巴朋純以和悌溫良對待工侶。而其才識之邁異。尤足使人翕服。然此尙非重要原因也。其要節實在其父亦居工列。爲彼中之老友。巴朋於公事上一體下令指點。在其父。一老工人尙爲其子所轄。固屬難以爲情。而巴朋每近父側。必脫冠。致辭倍形敬愛。其愉愉之色。衆工人見之。皆爲動容。由此觀之。工人之子。在廠監工。可以服人者。無

他。但能盡禮於其父。斯可矣。

巴朋在廠研練。大有所得。然彼以爲未足也。更請主人遍購工藝。上各報誌。於夜間備聆良教師種種講演。得間歷觀歌杭省中各工廠。以爲參考。於無形中。又增幾許學識。及改良法則。由是度日甚覺舒適。以上下悉能相孚也。雖然。彼所戴之天。固非淨無雲翳者也。蓋以其父尙自在廠服工。平時寤寐所期。胥難實踐。彼之夙意。本欲勸其父免役。顧近遷新宅。居住已慣。不能再退而貽入谷之譏。家計獨肩。恆虞不足。以此往來胸次。頗覺躊躇。且燕居深念。幻想何窮。漸次引起童年情。况神爲癡絕。絕似積蠹在心。肆其蠶食者。然此巴朋。隱微之痛楚也。

一日巴朋蒞辦公室。適老司事者不在。遂乃就案作書。侍者進而

請曰。主人立俟敘談。巴朋卽趣面主人。主人命之坐。言曰。丹蒙先生。昔以市政長之舉。及吾之主張。俾君任務於茲。吾卽卜君必能勵乃所司。以副吾望。今果無忤。凡君所爲。無不盡善。故獲贏滋豐。且君奉親誠孝。尤令人歆佩無已。要而言之。君爲近世之佳少年。甚愜吾懷。吾亦知君寤寐弗忘者爲何事。蓋欲若翁勿更役工。並償若母之所劬勞。今其時已屆矣。君年事雖淺。然經驗甚富。吾敢證明而相信者。茲總司事富洛孟君。以季父之喪。歸而自理其業。故遂辭職。君其允肩斯任乎。巴朋對曰。唯。先生乎。小子卽不才。敢不勉竭駑駘以報。主人曰。吾友。此席歲得酬金三千五百佛郎。合之盈利。足有四千佛郎之譜。以君二十二歲之少年。驟增此數。得勿滿而放佚乎。對曰。先生。請先試吾一年。且先生之所畀我者。皆

小子對於家父母夢想之事。倘稍溺職。辜恩。請便驅斥。不以人齒。小子自揣。當不至是計。惟悉力爲之。果勝負。荷則先生惠我之處。自足使我倍其能力也。主人曰。吾友吾信之。以若孝德之行。卽若監史之神。今卽請君任總司事。先覓善筆札者。承君之事。俟有替人再議。

夏恩棠言竟。卽起立。與巴朋接手。曰。總理先生。吾爲致賀。君亟赴廠。吾想君應將此佳音爲而翁告也。巴朋未卽出。意頗猶豫。心中似有所思。主人曰。嘻。尙有所白。盍爲我言之。巴朋卽曰。先生。小子不揣冒昧。有事奉干。曰。恣言之。巴朋曰。斯舉頗近詭奇。惟先生惠愛之深。……竊欲將此事及增薪一節。暫秘數月。卽我父母亦不令知之。夏恩棠駭曰。若意何居。胡如是秘密也。曰。先生。小子擬

營一事。使家父母猝獲諸意外。以此當儲資幾時。迨後方明言之。曰意外之獲奚屬。曰現未及籌。但總須以物。而斯物欲其突然失。喜。俟決定辦法。并奉教於先生。或須預請薪給也。夏恩堂悟曰。然。子殆欲達承歡之妙策矣。吾資請便支用。但須有制限耳。巴朋卽稱謝而出。歸到辦公室。向各辦事人中。選取一人爲輔。因思頃與主人所談之事。及自己所出之意。腦中蓄之已久。從未敢冒然揭露。恐爲主人所阻也。比因思之爛熟。故將蓄念陳明。私衷爲之一慰。

夕間膳時。父母兩妹均在座。巴朋從容談及總司事辭職。廠主欲以己充補斯職。但慮年少。先令試用幾時。其父母聞言。俱覺喜形於色。謂希望增資之期到矣。巴朋又言果到斯時。吾父可以釋工。

且將備物以奉二老。無異退閒之人。巴朋言訖。合室忻然。末後巴朋復曰。夏先生有兒子某。向居巴黎。今以娶婦有家。欲回鄉里。夏公擬爲僦屋。其屋毋取高大。惟須雅麗如式。並陳列一切精良器具。以處其姪夫婦。夏公有命。爲之覓宅。輒以公務羈身。未遑兼顧。因請其母於出游之暇。向近廠之地探之。

一日晡歸。其母告以已相數宅。一在馬谷龍街。一在崙舒麥街。尙有一屋。附近聖巴朋教堂。十字架巷盡頭。此屋規模或恐太小。願其建築甚覺精緻。屋傍尙有花園云。逾數日。巴朋告其母曰。夏先生寄聲致謝。十字架街屋。渠甚稱意。已承賃矣。自是巴朋恆談該屋。欣羨其中陳設之美。布置之佳。謂夏先生邀之偕蒞兩次。並與審察器物。商酌花卉種種。每日只將此事談論。

不倦。忽起其母好奇之念。欲往該屋一覽。巴朋允向主人言之。惟須俟其措置新居。一一就緒。方可前往。一日星期六日傍晚。巴朋歡然。手鑰匙。告其母曰。主人已許吾人參觀新宅。且請盡日遊覽園圃。儲備美醞。見餉。準明辰星期日。閣宅均往。蓋不啻過一大好之日也。

次日朝餐甫畢。其兩妹待已至不可耐。於是大衆且談且笑。直望聖巴朋教堂路而行。至十字架街屋門前立住。先相大門。翹望樓上圍欄。有各色花卉。參差縈拂。懸掛其上。窗檻亦有花盆陳列。巴朋之母。觀此紅綠紛披。意爲怡然。迨門闢。巴朋以其妹亟欲開覽房闥。因謂如此則意味索然。不如先矚花園。且吾母固甚愛花也。阿潭接言曰。若我。句吾當兒時。吾父母居呂特柏克。亦有小花塢。

吾於其中游嬉種藝。竟至忘食。每日午後。及星期。一皆無間。彼處蓋有吾手植甚美之葩也。

於是羣入花園矣。此園果不甚敞。初循曲折幽徑而入。日光照地。夾路繁花。兩女郎手披前進。旋呼曰噫。斯處何其美麗而清涼耶。斯味又何其馨耶。巴朋外作鎮靜。導其父母。徐步而行。一路指點各種花枝。采其香妍者數朶。奉之父母。旋引到草地。列坐笑談。飽領風景。中有一案。上置磁觚。滿貯菸葉。其旁則有四五柄荷蘭之烟斗。阿潭詫曰。吾見夏先生恆吸雪茄。人咸謂彼貴紳輩家居亦吸烟斗。不意竟有之。其子曰。吾父不知。夏先生蓋特設此以餉父者。阿潭曰。巴朋恐無是事。曰。父乎。渠親爲兒言之。盍吸一二口。以答其情。阿潭曰。此人乃長厚。至是乎。我姑試之。我觀其菸似佳。略

吸少許。俾悅主人。遂持烟斗而吸。烟氣氤氳。盤於頂際。爲意甚得。含笑言曰。烟味佳哉。若觀之富貴人。何乃有福。坐此軟榻。面花園。而口菸斗。如此畢生。願亦足矣。其子曰。噫。吾親愛之阿翁。誤矣。尙有其他物事。使吾父尤見其樂。曰。然。然。係釣魚乎。此事吾固喜爲之。此爲我樂事之一。此時兩妹將花朵色香。互相評駁。以丹蒙夫人。亟欲遍覽全屋。於是阿潭亦將菸斗擱置。謂少須再吸。

巴朋又導諸人。先到兩處房舍。此房修飾極精。但無特別結構。又入庖廚。其中傍牆一行。鑪竈釜甑器具之屬。極形燦潔。丹蒙夫人嘖嘖稱美。入至地窖。架上陳列啤酒。土墩復有紅酒多瓶。別有鉅大磁盆。內貯牛油。丹蒙夫人卽言曰。夏先生籌備周詳。毫不遺漏。使其姪直如夙居於此者。以是間百物。悉具也。已復登樓。乃有捕

魚各具。皆新製者。阿潭夙精此道。卽手取其一。試其良否。微語曰。納福之人。無論何欲。胥有之。巴朋曰。吾人今赴待客之廳。此爲是屋之最華美者。其間頗有可觀。且往觀之。並飲。夏先生所饋良醞。爲夏公壽。巴朋於是手開其扉。諸人入覽。不禁叫絕。歎羨無已。所。有家具悉嘉木爲之。幾許雕刻之品。金碧之繪。懸於壁間。其下滿鋪紅花溫軟地衣。時鐘掛窗。几檯羅列。旁更橫陳大榻。甚若舒張。兩翼矜詡其美。以延客坐者。首先就坐。卽兩女郎。其父母繼之而坐。巴朋則牽其母之手。觀小案上。有蓋揭開。中貯小匣。皆屬鋼製。鍼黹之具。其母與兩女同矚。覺閃閃然光耀眼簾。巴朋卽言曰。今可飲酒矣。祝……壽。衆皆入座。巴朋隨卽啓櫃。取酒一罌。及巨觥。酒旣斟訖。人人咸思揚。解爲夏公祝福。巴朋止而言曰。尙有。

他品可以恣啖。手指一方巨餌。謂此非夏公所貽。今亦非壽彼而飲。其女弟名鴉。買黎者。覩此餅餌。曰。母觀之。餅上竟有糖拼文字。其中何言。巴朋舉觥在手。呼曰。於（音烏）克斯提萬歲。吾儕聖善之母氏。今日爲其攬揆佳辰。願祝福祿長生。永無旣極。衆俱和曰。福祿長生。永無旣極。鴉買黎忽訝曰。吾兄何爲其然也。此屋胡屬能爲吾母壽耶。是誠異事。巴朋肅然。其容忍淚言曰。母乎。今有人領受吾母所錫嘉貺。彼之學術。彼之福利。至於無窮。用備不腆之儀。略酬母德。斯儀夢想甚久。自髻齡時已然矣。今甫奉致。吾母及廠中作苦之阿翁。以其艱苦。嘗以培溉其兒女也。是屋亦旣寓目。舉凡園也。花也。漁網也。以至所有諸物。俱屬於吾親矣。自後吾父。勿須赴工。儘可隨意吸煙閒時。或澆花於圃。或釣魚於溪。吾家。

業已瀕富矣。兒爲紗廠總理。每年得四千佛郎。此皆天心默相。始能報答。罔極。父乎母乎。請儘隨意安適。以本係吾廬也。

丹蒙夫人非常感動。手按便案。惟防翻跌。顧又支住其軀。跳越而攬其子之頸。傳於懷中。以表母子極端之愛。阿潭則瞪視無語。目眶瑩然。洒幾點忻幸之淚。其兩小女郎。柏掌膈膈聯臂。作胡旋舞。是夕。巴朋坐母旁。懇告母曰。兒今日勸矣。丹蒙夫人覘知其子別有心緒。微語之曰。巴朋爾有懷一人。然否。我亦念之。吾兒乎。凡人過大好。光陰恆欲所愛之人。亦有之。然乎。對曰。然。母乎。然而人每不能作他人心理之主人。翁究亦毋妨也。此僅猛觸舊事耳。

一日。星期傍晚。有老嫗挾一妙年女郎。從丹蒙舊居巷中趣出。衣著破敗。至不堪收拾。舉步蹇緩。甚不自然。外觀之。覺此人不止貧。

窠。且含有重要之事。二人微步無聲。首垂垂然。自羣屋前走過。又似懷慚。而並有所懾者。顧詳審二人狀態。則又不同。婦人似食貧。已慣不自覺。其襪難堪。而女子則甚欲力掩其窮狀。其衣雖敝。然極淨潔。頭上之冠。雖補綴歷歷。而白猶勝雪。偶舉其首。意欲避人。乃轉爲人所見。見者咸爲驚異。以如許殘縷。何以裹一絕代麗妹也。此苦女郎實可稱美。眼波激碧。雖以抑鬱稍損神采。而不掩其天然妙慧之光。雙頰鮮艷。額際則粉嫩如梨花。瓣再觀其結束。嚴正行步。彬雅若示人。以曾受教育。經患難而墮落者。二人想係母女。沿途行乞。情狀宛然。行過厄斯科河。將至葡萄橋。婦人顛聲謂女郎曰。吾兒勉之。若行胡乃濡滯。詎有所怖乎。女答曰。然母乎。兒心震蕩不已。未審何事。其母曰。噫。天平。若慮丹蒙家不應吾輩。

所求耶。倘果如此。吾心碎矣。今當如何方可。女曰。吾母。丹蒙夫人。定能援我。以彼之心。斷不能覩我苦趣。而漠然無動者。且吾果流涕乞援。亦可發生舊日對母之情感。母曰。若言非謬。以渠。今之富贍。過於向日所聞。……噫。噫。谷特梨乎。吾儕試作此等事。誠屬難堪。於女尤甚。吾亦知之。惟是人當窮餒無聊。亦不能不呼將伯耳。女呻然應曰。丹蒙家誠富矣。語時聲顫而澀。使其母色爲之駭。曰。谷特梨。此則尤善。是蓋帝力使然。藉解吾儕之厄。女曰。母乎。今向丹蒙家託鉢乎。以眇眇一谷特梨。彼諸人。舊日遇我之摯。且相與作無窮之期。許噫。髻稚情狀。宛在目前。不知叢幾許。尤悔而今行乞矣。谷特梨一乞人之女矣。其母曰。不然。吾女乎。若亦不必嚴格自繩。吾等新來相訪。請其匡助。初非行乞比也。

此二人行至聖巴朋教堂。女郎似有陰推之者。轉趣堂之小門。身已半入。尙不自覺。婦人亟爲挽住。言曰。谷特梨。若胡爲。吾人應直趣而行。十字架街在彼處。女曰。母親羞恥。與驚懼。足以阻兒之道。兒靈魂中頗欲借力前進。因漸趣至。求人之地。所求何人。卽丹蒙夫人。兒力已垂竭矣。其母曰。日吁矣。爾我不能俄延至夕。此雖難忍之事。然少須卽逝矣。吾儕復回此地。或謝眞宰之式憑。或因失敗而隕涕。無論若何。不能禁得甚久也。於是二人復前行。行至十字街。卽按巷中人所指之處。覓之。奈天已垂暝。又不能立時覓得。迨後婦人卽謹曰。谷特梨。……在此矣。是屋門頂穹然。周以檻楯。其宏麗奚若。噫。丹蒙此一家。其近况誠乃佳絕。此亦理所應爾。雖然。彼其允我所求乎。彼中末層之樓。已上燈矣。谷特梨。爾其寧

爾神。逕投丹蒙夫人膝下。定能援我。女曰。然。母乎。母方寸戰。端已
臻。靖謐。頃覺少復其力矣。遂相將。走至門前。谷特梨張望窗帘。瞥
見一男子在燈光室內。雖背向街心。而形態宛若谷特梨。肺葉爲
震。顧此人。面復向外。使女郎一矚。瞭然倉卒。欲呼而兩足股弁不
已。亟往負牆而立。防傾跌也。固覩其母。手將擊鈴。又復奔過。力挽
至暗。陬方俯其身。含淚言曰。阿母。他在彼矣。母曰。誰也。曰。巴朋也。
母曰。此上蒼之貺也。彼一見若定。請諸其母。以援吾儕。來乎。斯須
一慚。盍強忍之。女曰。母乎。兒弗能也。母其爲兒減羞恐。及失望。若
以兒向彼人乞少恩乎。噫。肝腸裂矣。當立暈死。亦未可知也。其母
曰。若寧使我獨自訪之耶。曰。兒謝吾母。兒畢生均戴慈恩矣。以兒
稍萌乞憐之念。卽覺有死之心也。其母曰。渠之愛若。較諸遇我爲

強。譬如汝不在前。渠不吾憫。又當如何。女曰。若然。則兒所有羞惡。感覺。一切悉鬱諸衷。卽往哀求。親渠膝蓋。繼以痛哭。噫。渠之恤我。當過吾望。幾許。但兒總不免一死。究亦無妨也。兒計惟自燭其生。以贖回此弱顏。與榮譽耳。母曰。我對待此恥辱。比女尙勁。姑試爲之。女郎作懇求聲。又手謂其母曰。母其憐恕。當渠前。勿道兒名。亦毋述與兒同蒞之實况。兒當赴教堂。長跪基督墓前。禱祈眷佑。或許吳宰之靈。可勿使犧牲顏面也。母其往乎。兒當於聖區敬候。勿齒兒名字。……語訖。立望教堂避却。

此婦人目送之。少頃。搖首自行。喑喑語曰。苦哉。谷特梨。吾顧慮其憂煎逾度。且知其寸衷痛楚已甚。非然者。必不令我一人獨往也。以彼懿良。尙肯舍其軀命爲我求援。惟吾自揣較有毅力。以嗣此。

任含話。忍尤。或有希冀。俱不可知。瞻天乎。語畢。掣鈴。向啓扉之老女傭言曰。欲面丹蒙先生。此老女傭以天色半暝。未能辨其衣著。撥開堂之半扉引入。至少年紳士前。少年方據案觀書。舉首面此婦人。見狀。似不爲意。立起問曰。夫人是爲覓工來乎。明晨可赴我辦公之室。查核僱工與否。此時不能決定也。婦人囁嚅言曰。願謁丹蒙先生一談。曰。丹蒙先生卽我是也。對曰。非也。是先生之父。或母。曰。二老人已赴遠友晚餐。今夕恐難晤面。媪請明日來。須於午前方可。婦人悵然。嘆曰。吾從法國來。明晨絕早卽當遄返。此少年於是正向婦人一矚。口中言曰。若從法國。若果從法國。來乎。婦人曰。先生不識我矣。當時先生齒尙稚。而我作苦中人。未及年。已老矣。少年不覺脫口曰。斐爾敦斯拉夫人。若爲……之母。蘇昂之

妻。斐爾敦斯拉利納。胡至是。詎曾攫病患乎。曰。先生病矣。益之以貧矣。巴朋聞言。卽立起。將與接手。顧又熟視見其破壞如許。且憶及某所述斯拉一家行徑。手忽縮住。重復坐下。言曰。若總須俟至明日。不然卽爲我言之。若將與二老何求。斯拉曰。吾此行爲投彼而來。仰乞援手。以吾現處極屯之境。亦惟有君之父母大度容我。依歸。固知人處困鄉。實無權力。足使他人眷念舊好。且我自顧何人。殊覺不稱。然彼二人。定能曲恕。謂此寒乞。竟能念及以希冀恩。賜也。巴朋意甚不快。卽言曰。若殆欲希攸助之資乎。答曰。尙有進。請君。澆我之羞也。巴朋不耐。因曰。吾誠不解所謂。若兒女子等。今俱奚適。又聞獲資頗豐。對曰。先生。吾夫已故。吾子一從軍非洲。一僑居負函。第三子則住妙魯斯。已娶妻生子。並不念勞瘁之母矣。

餘一季。子與我等同居利禮。卽以渠事來求尊府也。渠在工廠服傭。爲人賁送囊物於車站。半途小憩酒店。遇友共飲。竟將該件遺失。主者指謂吾子乾沒。報警科以五年監禁。噫先生乎。我等食貧居賤。不自慎重。受厄固當。第吾儕本屬平民。而吾子舍輕率外。實無他罪。此小子宅心頗良。尙知注重其母。今貧魔纏擾吾躬。吾亦忍之。惟謂觸犯科條。爲喪譽事。吾子尙當幽囚犴獄。我爲其母何顏。苟活人間。且我……噫君尙少解其囊。卽可拯我於難。君固不在此區區也。主者允不深究。明日午前。能將原物。或一百佛郎與之。茲事可解。似此數目。於君特少數耳。於我直可爲續命之絲也。我方涕泣請命。君其見矜。須知此人身雖遠離。然靡日不念君父母之惠愛也。於是長跪。雙舉其手。向少年。此少年被此感觸。心

轉茫然。強爲立起扶之。言曰夫人、其稍寧靜。吾亦知若之苦處。若謂一百佛郎即可紓禍。然否。請儘寬懷。吾總畀爾。且坐。有少事奉詢。曩所述者。是爲若子。然則若女。願何如此婦人。遲疑。答曰。吾女乎。曰。然也。若女。數輩。近改何狀。曰。先生渠在法國嫁矣。巴朋大悲呼曰。嫁乎。不禁張目視此婦人。此婦突被一嚇。首愈低垂。一語乃不敢發。巴朋復曰。若且毋恐。我當爾卹。惟是譬言之。若之苦情。不能勝我之感想。我卽不矜爾。困且欲復吾仇。磨若出諸大門之外矣。以若梗我命途。亂我幸福。尙不自覺也。婦人曰。先生誤矣。曰。不然。吾未爲錯。吾母之於谷特梨。曾種以善苗。輸以美感。吾當詔釋。並將初受教育。分餉於彼。應足挽其墮行。而葆其初心。若爲其母。對於清白之谷特梨。於何處之。爾乃送置工廠。冀獲鏽銖。不惜一

朶鮮葩。委諸糞壤。令與儉荒之輩接觸。斯拉聆至此。身爲之抖。亟曰先生。此非真相也。詎知巴朋彼時卽已盛怒。阻其發言。續曰容我畢其詞。此谷特梨名氏。末次自我口中述出。我再問若若究將困蹇之谷特梨焉置乎。噫若亦毋事答辯。當爾去國兩年後。有人在杜埃小巷中。見其手木靴。向人肆毆。且破口穢詈。聞者且掩耳走避。斯卽若陶成之谷特梨。今殆變成愚騃。非復從前之聰穎。且定憾懟其母。以其母爲貪小利。將其靈魂中之清點。賣却也。斯拉曰。荷荷否否。先生。爾當憐我谷特梨。渠爲我獨一無二之弱息。現尙矜愛於我。爲我難中良輔。巴朋曰是矣。夫人或許彼尙有一分良知。恕若貽害之處。惟我則不能復恕。又曰不能復恕。此卽若所需之一百佛郎。且將去。上天示罰於爾。爲日尙長也。語畢手置案。

篋出五金錢於案。斯拉瞠目。此錢。脣吻翕顫。微語曰。咦。蒼宰。吾能勿受此金乎。不能也。吾子之名譽。及我孤苦之谷特梨……人雖謫我非當。我亦俯受。聽人鄙夷訶叱。謂我喪心。吾親愛之兒……噫。我已不能支柱。垂斃矣。言訖。就榻淒咽。巴朋駭絕。曰。吾言詎有未當乎。凡所指摘。雖屬嚴重。然一非無據者。斯拉噙淚答曰。此一席話。完全誤矣。誰爲先生告者。謂谷特梨毆人。且出穢語。此人毋乃造孽。巴朋曰。是係厄提在杜埃目覩者。曰。噫。吾憶之矣。此不幸事。非谷特梨。實其姊得克斯。容態與之相仿。谷特梨爲人。絕無半語鄙悖之詞。出彼之口者。彼曾爲學校女師。具有學識。懿嫩之範。宛如神女下臨。蓋其心猶然。君始教時之清也。巴朋聞言。意少動。問曰。犬乎。夫人何言。渠已嫁乎。答曰。先生。渠於男子。從

無敢以非禮遇之者。故猶然待字也。巴朋曰：詳言之。吾爲若悶煞矣。今請將八年之久。谷特梨經過情況。縷陳之。斯拉始舉其首言曰：吾今忍我楚痛。爲我好女兒充辯護。茲已有氣力矣。先生聽之。吾等別後。卽赴利禮附近之瓦莊。彼處工業繁盛。獲資非腆。吾悉力欲遣谷特梨蒞縫衣廠治工。吾夫不之允。強令服役紗廠。而谷特梨不勝愁頓。病矣。久之始漸復舊。以資斧故。在家設校。收鄰毗佛拉門之兒童教之。巴朋曰：我所貽之書。胡不見答。曰：君處只寄一信。業已復矣。曰：我尙致三函。曰：先生。吾未之知也。曰：或恐爾夫將信隱匿。或撕毀。曰：先生。此事庸或有之。彼意谷特梨弗事攀高。尙愈。以歌杭人傳述。君業爲夏先生任事之人。且谷特梨恆言君已富有矣。巴朋曰：惟谷特梨盍不函詢吾家消息乎。答曰：以吾儕

窮賤工苦人。其能爾耶。雖然吾亦頻囑谷特梨與君通問。渠未敢致。以雲泥分隔也。曰夫人請儘言之。吾不剪斷話根也。斯拉夫人乃言曰。吾之歷史尙簡。先生乎。吾夫與吾子。於治生之法。可謂紊亂無序。彼恆半星期弗肯赴工。由是幾許工廠漸次屏絕。遂乃移往負函。谷特梨仍在彼處開設小校。教彼法國工匠之兒。谷特梨操法語進步極迅。顧乃苦甚。備受其兄弟獷悍之氣。及其姊妹忌嫉之風。以平居衣著整飭有儀。見者咸加禮重。恆舉以爲閨秀模範。城中貴家婦爲薦名區女校中爲副教員。渠在校足有二年。所入僅留少許增置服裝。以便與他校教員比列。餘悉贍家。以其父已罹病患。餘子有已婚者。有未娶者。均各分散。祇存二子少者與我等合居。惟所得工貲。自顧溫飽尙多不足。乃吾夫病恙日深。一

日。吾等。皆。慮。其。不。起。矣。斯。時。忽。有。一。大。事。至。令。吾。家。立。墮。人。極。窘。之。境。蓋。吾。有。一。子。渠。已。應。募。前。往。非。洲。此。子。素。性。暴。戾。屢。詣。谷。特。梨。之。校。叩。關。索。資。使。之。無。面。向。人。校。長。則。大。不。謂。然。徒。以。雅。重。谷。特。梨。輒。復。容。忍。詎。有。一。日。此。不。肖。子。沈。湎。大。醉。盛。氣。到。校。驟。突。叫。囂。凌。迫。其。妹。多。與。之。金。而。校。員。學。生。等。咸。爲。震。懼。谷。特。梨。之。館。乃。因。此。失。之。回。家。時。羞。憤。交。集。立。暈。而。其。兄。亦。覺。因。已。召。禍。次。日。卽。首。途。赴。非。洲。顧。谷。特。梨。勇。氣。與。誠。心。不。爲。少。挫。卽。着。手。招。集。學。童。覓。取。女。工。第。此。非。旦。夕。可。期。者。自。是。貧。愁。之。况。鬻。至。矣。吾。夫。似。亦。自。料。其。不。起。忽。欲。邁。返。歌。杭。我。等。亟。勸。止。之。而。谷。特。梨。漠。然。且。似。有。特。別。振。動。之。狀。吾。不。審。其。何。故。然。而。無。術。以。處。此。蓋。吾。夫。涕。泣。籲。懇。家。中。人。毋。令。其。羈。死。異。國。並。謂。佛。郎。帖。之。空。氣。定。能。使。之。霍。

然。於是變賣長物。絕早就道。諸子中。無一從者。偕行。祇有一谷特梨。吾夫力疾。過征。雖甚不支。猶不中輟。不意行至利禮郊。次憊甚。扶入小旅舍。人卽昏暈。調護數時。許乃甦。暫憩可兩日。而少許腰纏垂罄矣。遂於左近覓小屋。將病者移入居之。其中破榻一。合櫬一。並一架。舊爐竈。兩三具。殘鍋鏝而已。所有餘金。已歸烏有。……先生乎。聽我所述。卽知吾女之性。行至何等品地矣。如許奇窘。集於吾躬。我以失望。與煩憂。幾至發癩。吾夫病篤。無術救治。亦無物以餌之。到此水盡山窮。彼定至於死。我亦瀕於餓矣。噫。我安能描寫吾女谷特梨之美德乎。渠乃囊錢回。又延醫者。且購藥。我亦不敢詢其錢所從來。第相其耳。而瑱環已杳。自是金十字架。及章身之服。漸次消亡。卽我禮拜所服之衣。亦行舍却。我因談及將

吾夫送入醫院。吾夫泣不之允。谷特梨卽聞亦不願聞之。於是
我趣信負函。命諸子籌資接濟。僅有少子答信。願來省視。惟以工
作傷腕。傷愈卽來。如此者又逾一月。此一月。中谷特梨每夕均侍
其父。病榻慰以溫語。謂天心仁愛。庶能哀矜。殆將愈矣。尙望
將來獲遇佳運。口中迄不出一尤懟之語。愉婉承顏。使人感奮。先
生我不審用何語以形容之。君試懸揣而加以評判。當吾夫將死
之星期中。以有如此賢淑之女兒。直視若天仙。又似天遣使星
以慰其苦。此非其父病失神經也。卽我亦有是想。居然有一日
我以吾女至行過。人不覺感極。至於屈膝如禮。尊貴之神。噫
設君見之。吾夫彌留之際。兩目直注其女。將別矣。對於臨存
之天使。執手力親。一吻此婦人。述至此垂首至膝。不禁哀慟
少年聆此一篇小史。心房益

見感動似將苦樂悲愉會於一處。迨見斯拉夫人語至苦痛亦爲流淚。巴朋卽立起趨執斯拉夫人之手言曰苦惱之夫人爾所受悲境亦至矣。我頃斥若太甚幸見恕並謝所述之語藉知爾爲母之感情匡若女以正俾毋失舊日所受教育。今請紓慰我當爲家父母言之定允相助以後窘况當不至再到爾家也。斯拉含淚答曰君誠仁厚使我感涕君之心猶然君母之心其豁達處吾女谷特梨亦略得髣髴焉。

巴朋遂趨至大案取少許金錢謂斯拉夫人曰先之百佛郎足抵所失之物此事可勿縈懷。今再畀若以百佛郎聊應亟需。我與吾母當籌所以護庇之法不至再遭斯厄。或於歌杭覓一教席並爲若子圖謀較優之工以斯人心尙不惡。我當引之於通衢。此錢將

去。勿庸瑟縮。我心尙感夫人。今日蓋爲我除却絕大之痛楚。排去極深之鬱悶。此二事。蠹在吾心。不知幾何年矣。是也。我一念及溫婉之谷特梨。稚齡小友。吾父病日。彼曾爲我分勞。竟至拋失。渺渺寸衷。苦臻極地矣。今對於此事。意念皆平。蓋已知其於清潔之外。尙保存其莊重與淑美之風規也。

斯拉取錢。眶中蘊淚。又手謂少年曰。噫嘻先生。君善心與大度。我至分晰不清。我不知如何足以表明吾之感激。明發吾儕尙能莅此。谷特梨當長跪君前。謝君盛貺。巴朋聞言呼曰。谷特梨乎……惟明晨……惟谷特梨今在何許。曰先生。吾不敢謾君太久矣。渠頃在聖巴明教堂祈禱。曰曷不偕來。曰吾之苦女兒。心有所怯。巴朋曰怯乎。是畏我乎。曰先生。吾儕以旅費故。將較有價值之衣

飾。盡行賣却。故谷特梨不欲以窮態面君也。巴朋曰：但吾甚欲見之。睽隔八年之久。何有於外觀衣裳楚楚。又不足以表其懿美之良。譬若吾能介助於渠。亦可少慰其心。而作其氣。斯拉曰：諾。吾當挾之戾止。吾初來此亦覺靦顏。而君甚長厚。不特不屏我。且頗注重。吾卽爲谷特梨言之。語畢趨出。

巴朋以心中激觸非常。儼任重負。不覺傾倚榻次。兩手自掩其面。首愈低垂。而各種思潮實相交戰於方寸。顧數分鐘後。主宰立定。乃昂其頭。含笑自語曰：斯其爲實事之夢乎。可知夢想之事未必不足以致之。此亦我應盡之職。我應念及谷特梨當日服侍吾父之病。設若不爲手援。卽爲忘恩負義之輩。矧吾責亦甚簡易。力所能爲。吾儕但能維護谷特梨。在教育界中占一優席。俾有以自聊。

其生。庶可永離苦趣耳。由是首復漸垂。目睨地板。有頃。歎曰。是誠咄咄怪事。人皆謂男子具兩種精神。而竟不爾。其心所欲之端。輒與其所爲之事。相迕。惟我應凝却乙種思想。以谷特梨與我間。似有社會習慣隔住。兒時。陳迹當剷除之。但注重於彼之艱屯。不可鄙視。使傷其心可矣。噫。門鈴動矣。我之心旌。胡爲搖搖。急須定之。……苦哉。谷特梨也。再晤於此。情何以堪。

斯拉至矣。其女踵入。以百感填胸。頭俯目垂。戰慄如罪犯。其母掖之。甫能步至此室。巴朋一見。不自知其何心。驚呼而起。進前近女。欲與握手。旋又垂下。言曰。谷特梨乎。君其恕我。吾渴望再晤久矣。君可勿作此態。頻年窘况。及爲父母喪失之事。吾具知之。君之敝衣。在吾目中。見爲華彩。以其中包韞粹美之良心。使我益加敬重。

也。女郎於是舉首發言。音吐極爲柔和莊肅。答曰。先生兒靈魂中。悉感君子之德。君之寵我。以言較之。賜我以惠。尤爲隆重。兒家所有。恐怖。君不特一爲祓除之。且思拯我等於厄。以君存心定膺帝祉。兒禱天之際。永誦尊名。及君父母。唯願穹蒼。錫君以應受之福。澤巴朋聞言。似無可置對。但覺恍有神光。燦燦湧現。目前全身悉顫。手急扶案。甚須有人爲持之者。復見谷特梨雙目蔚藍。妙盼中含。有絕大感激之意。注在己身。而姿容穠粹。額宇開展。藹然清淑之氣。儼成一朵彩雲。噫。以谷特梨若斯之美。勝逾巴朋癡想中之谷特梨多矣。巴朋際此。心緒益亂。顧又不能不靜以持之。以須自重。並以重谷特梨也。於是從容坐下。言曰。谷特梨乎。惵惵一別。八載於茲。重獲晤君。是極可喜。事振動失次。係出天然。蓋韶齡紀念。

恆往來於一男子胸中。時或夢魂一警。……噫。聽君久立。未免非禮。君其坐乎。谷特梨答曰。先生可憐。愁困中之一女子。君之善念。綿綿無極。兒心感甚。惟藐躬今病矣。覺不能支。請君許我。卽時離去。君之屋宇。明日稍謐。當復來。茲謹候堂上。起居藉表無窮之感。悃。巴朋卽呼起曰。谷特梨乎。君將去乎。噫。嘻。其勿爾。請君少留。女郎以其母之陰推之也。亦卽就坐。顧頭仍低垂。其羞怯神態。直爲巴朋目光所懾。以每次視線輒與之合也。巴朋卽問曰。谷特梨乎。君試爲我言之。當君佗僚無聊之際。曾否偶憶吾儕兒時樂事乎。答曰。兒在塵擾中所賴以慰藉者。卽係迴念當日君待我苦女子之摯耳。巴朋曰。谷特梨。我平生最酷之愁懷。亦係憶到穉年良伴。今竟不知何往。又未悉其景狀若何也。

彼此默然片晌。巴朋忽然問曰。谷特梨。谷特梨。我有一紀念物品。饋君。君尙保存之否。久之。女無報章。巴朋又曰。卽谷特梨與巴朋執手攜書之畫幀。此畫極蠱率。然區區製此。曾費匝月之工。君允爲我藏之。其母斯拉亟呼曰。吾兒。先生頻詢胡不一答。然先生渠已珍藏之矣。谷特梨乎。爾勿牽我。……先生渠存置極善。頻年以來。彼均安於祈禱案上也。巴朋卽曰。謝君誠摯。不忘疇昔。女郎正容答曰。先生此胡足異。譬若欲爲教我之人。祝福舍此而外。無他道矣。巴朋聞言。卽進而與之接手。言曰。佳哉。其人淑行。尙長此不渝。……谷特梨其前。爾其自慰自勵。今而後可勿履窘境矣。我當維護爲君籌女師之席。吾母更愛重而匡助之。不才仍爲君友。如曩時說。……我自不省。……我心已震。腦筋亦亂。

矣。……所思胡乃焚焚。……
女郎大驚急掣其手。巴朋見狀。蹶然亦卽却退。谷特梨徐徐仰視。雖眼波中尙含淚光。而剛果之容矜莊之度。宛然流露。使巴朋不覺起敬。言曰。先生乞君憫我。我卽就死。亦不忘君舊日相待之誠。及今日見援之切。惟歌杭中位置。請君不必爲我籌維。蓋自詰旦而後。吾不復蹈生長之地也。寸衷篆結。君應知之。巴朋低語曰。不然。吾未會君意也。谷特梨復曰。君不知藐躬有不能已之職分。迫我屏跡法國。噫。設吾與君無曩日之深情。並難除之紀念。甚願以報禮之義。傭役於君家。今吾二人間。君則樂善不倦。吾則感德無諛。惟此兩者相聯繫而已。且吾之受厄亦至矣。然勇敢之心。固未沫也。譬若一時失君敬意。但有死耳。巴朋君乎。我谷特梨靈魂渴

望君之敬意。保守斯意。直至窀穸而後已。再見先生明朝。再見遂
卽起立。牽其母之臂。趣出戶外。

巴朋伸手欲止之。第以女郎言論如許。堅決足令其心有所覺。悟
兩足如釘地板。直聞衝闔扉之聲。口噤目眙。雙舉其手向空咄
咄。不知何語。蓋其腦筋振動。思極而紛矣。有頃。自言曰。噫。以如許
姝麗之質。曳如許貧窶之衣。態度端嚴。直如王后。境遇雖淪窮餓
尙能從濁流之內而葆其貞白之躬。心思且益臻精細。噫。教育伊
始。係我曾予其靈魂。以一線清光。與一分毅力。足以阻遏外潮。至
人生應盡之職務。應具之道德。種種心理。吾母固已灌輸之矣。故
斯人也。如玫瑰花開於荆棘之中。又如靈芝之生於糞壤。仍自芳
馨襲人。倘使躋之上列。則不染塵氣。庶免湮沒其美。淑吾敬謝上。

蒼。界。彼。心。上。之。良。苗。今。已。吐。華。成。實。矣。語。訖。自。拭。額。泚。繞。屋。周。行。欲。剷。去。環。轉。之。歧。思。突。呼。而。起。曰。不。行。不。行。社。會。上。幾。許。人。及。我。父。母。……彼。之。兄。弟。姊。妹。……四。圍。迫。我。辭。却。獨。一。之。幸。福。雖。然。是。否。伊。人。之。咎。想。彼。決。去。其。鄉。何。勝。悵。悒。或。者。由。是。以。終。殆。未。可。定。然。然。我。所。籌。慮。當。無。舛。迕。觀。其。震。悚。情。形。與。最。後。數。語。……渠。亦。自。有。難。言。之。苦。在。其。胸。臆。或。亦。有。蟲。豸。居。頻。頻。嚙。也。巴。朋。由。是。枯。坐。榻。上。以。手。掩。目。神。色。頹。喪。又。自。嘆。曰。此。事。大。難。渠。已。有。條。理。明。日。以。後。不。再。謀。面。我。亦。宜。然。敬。重。少。時。紀。念。亦。以。墟。墓。爲。歸。宿。渠。頃。有。言。自。後。彼。此。二。人。間。祇。餘。報。施。情。感。相。聯。繫。耳。於。是。寂。然。既。而。復。言。曰。我。詎。卽。此。失。去。斯。人。乎。如。是。美。質。慧。心。竟。自。悠。悠。而。汨。沒。乎。噫。尙。有。他。途。汲。引。使。爲。誠。信。之。聯。繫。而。綿。永。

久。之。聯。繫。乎。安。得。靈。藥。愈。彼。愁。煎。治。吾。癥。結。噫。我。心。嘗。然。自。無。定。主。矣。我。須。向。我。父。我。母。並。吾。主。人。翁。言。之。世。人。其。勿。嗤。我。畢。生。福。祉。胥。繫。於。此。矣。言。訖。卽。若。狂。疾。奔。出。門。去。

結敘

二年以前。著者欲將歌杭工業狀況。纂成一書。以對此問題。必先從事搜集其中事實。以爲資料。一日嚮晚。在歌杭一大工廠款關。將介紹書函上該廠總理。總理年事約三十四五許。衣著高雅。但稍沾棉絮。甫見名刺。極形懽愜。謂彼頗喜佛拉門文字。立卽道我參觀。數點鐘時間。遍閱諸廠。及廣廳。指陳種種。有問必答。備見周詳。似此殷情。我不知所以爲謝。默計此人定非庸凡之輩。蓋以所論。工事。進化。並。工作。組織。之。法。靡。特。昭。晰。無。遺。且。雅。有。辭。采。爲。之。

心異者。久之。不佞抱茲前志。業已歷觀多廠。終未見若此廠之善者。到處淨潔。條序又復井然。庭也。室也。場所也。皆極寬綽軒爽。並有風車之屬。以祛塵氛。其於革帶齒輪涉險之處。必加以警告。舉凡結構。陳設。奐如廓如。故空氣殊爲贍足。由斯以觀。可知彼於工人衛生與資生。均甚爲注重者。其間趣工之男婦童嬰。實繁有徒。然而與吾所意。乃大相懸絕。被服一律修整。無垢污。亦不破裂。勤謹自重。使人不敢鄙夷。與之接談。甚有禮衷。余覩斯狀。不禁忻然。爲總理稱賀曰。如此。乃足稱爲良工廠。君直可以此自豪矣。總理答曰。謬承過獎。惟鄙人私覺。略可慰藉耳。實則猶望逐漸更改。而進於善所最要者。卽係工匠之命脈。幸有一着。差見忻適。……於是出表觀之。曰。尙需數分鐘。先生試觀工末之輩。不難使之如。

吾意所期。惟須堅忍以持之。第一係除去工人之蠢。僿。以此性質。爲改良無形之障礙也。少須鐘鳴。卽見有童穉。及稍長者數輩。含機器趣出工場。余因問曰。彼等膳時。屈乎。總理曰。非也。赴學堂耳。緯線之工。二以一人就學。計一小時。此時祇以一匠視機。以彼人當離工前。其所應備之事業。已部署。其餘童工。司他任者。亦如之。如此更番迭進。尙有不能離去工作者。則以星期及星期一授課。此僅八年間。得廠主同意籌設者。及今吾可自許。此中男女大半。知讀書作字矣。先生應知教育一道。太能變化氣質。僕有夢想。期於藐躬。未死之前。所有工廠。無一工不識字者。先生乎。人輒以工役家兒。乏穎特資質。又祇以一時間功課。直不能發生如何效果。君試踵吾來。凡所見聞。當有異能。令君喜者。語畢。引余至一門。趣

入中一廣堂。比列長案。有六十餘衆。八歲至十五歲之兒童。總理與教員立談數語。以此時正習字。教員卽請余校閱諸生書法。果多工整者。尙有讀書。音讀亦極朗暢。卽此在他學校已覺罕覩。更有種種練習。總理自行指令。以示工人之子材力有如是者。其問題略如工業分功。紗廠與種棉。機力與人力。又儲蓄櫃與儲金會之利益。最後則問凡人對於吳宰之職分。對於自己及後人之責任。總而言之。所有發問。均係欲使童子成一良工。日後在家爲純正之家長。在國爲俊秀之國民。余觀各童問答並不艱澀。且條理釐然。甚爲聳異。所尤異者。卽石版上能作難題算學。我直不信。是童子。剛從工作中來者。總理及彼師徒。以余之驚異而贊許之也。爲意頗得。余卽與教習執手。偕總理趣出。總理促吾行。謂遲恐不

能再觀他學。遂從庭中步至牆東小門。內係花墅。花卉繁縟。一片
纖草鋪地如氈。望見有三四童嬰。最穉者坐小車。駕以二羊。執轡
小童約十齡許。旁有老嫗護之。行樹陰中。坐六十餘歲。一叟口含
菸斗。手綴釣竿之絲。向兒童引笑爲樂。總理見狀頗似懽慰。顧不
停趾。惟當遠望之頃。車上之兩孩揚手呼曰爸爸。聲落園中有回
響。其十餘齡兒童趣過。跳攀總理之頸。總理爲親一吻令走。曰我
少須復來。今方侑客看廠也。總理意似有所觸。謂余曰。先生僕處
斯世。所愛之人悉在許矣。叟卽吾父。二嫗一爲吾母。一爲吾妻之
母。羣嬰乃吾兒也。此皆上天錫我以福。惟吾妻不在。是吾知伊在
何許。君可卽見之。於是復向前行。至巨厦。推扉入。其中小女娃五
十餘人。方在誦讀。教者中立。尙有婦人在彼。服御極爲貴重。似特

別教授年稍長者數女郎。總理延余前。介紹諸其妻。曰。吾愛此。先生係吾輩之老舊相識。百次當漫漫。冬夜時使我快度而得樂趣。前七八日吾乍讀其新著說部。不知輸幾許眼淚也。此婦面余復念名氏頗覺忻異。微舒其媚眼之波。若表其歡迎意者。出語備極柔和。令人感佩。以藁砧之請。卽令女生等練習各門功課。俾覘成效。旣畢。余又隨總理他適。行時。余謂總理曰。咦。先生君與夫人。胡乃具斯宗旨。而耗茲心力。彼與君同權。足以操縱工人者。又何以不如是也。總理曰。教育有唯一之術。使工業社會不至墮落其道。德。此固無可疑者。且主廠者之利。亦以勿俾如許最多數有用之工人。沈於蠻荒黑闇之世界爲善。然而此尙非主要之因也。先生乎。僕與荆人盡厥義務。所以施教於衆工者。詎有他哉。亦爲償債。

計耳。此債何債。係吾等。負社會教育之債。我二人本窮苦工人之兒女。所受教育。爲吾兩心聯繫之始基。蓋僕當稚齡。卽教吾子之母讀書。澆潔其種子。培種於其心田。僕之良父母。勞精敝神。使僕就學。故僕自少卽具幻想。欲報生我之德。使之娛樂暮年。今幸粗遂願望。至於山妻早歲厄苦尤酷。若非輸以智識。則濡染於鄙陋之習。終至失其本心。所賴夙秉教風。俾能葆守初衷。轉於濁俗中。顯其貞潔純淑之行。尊貴有若仙姝。卽斯社會教育。居然使吾儕臻茲地步。固當感謝昊慈。介我多祉。然而尤不能不佩天之啓人。以教育一途。爲吾人利用。君觀吾與吾妻。對於工匠兒童。如許殫心。勿庸詫異也。頃已言之。僕等係自償其債務。以其債乃神聖之債也。余聆此長篇文字。陰念此總理一生事跡。或可編爲有趣味。

小史。足以振厲人者。矧余本爲箸作採訪來耶。乃導我者。且行且談。卒之邀至彼所居之廳。指座言曰。先生坐。僕請以卮酒壽君。君其勿却。卽按電鈴。一女侍趣入。總理曰。取二觥。佐以餅餌。……僕當自往藏酒之窖。以彼殊膏然。以何品之酒餉君也。自余入此廳後。覺有物事使我注意。舍壁上數幀屏軸外。中懸一方畫幅。邊鑲以金。此畫頗似麤率。兼有穉氣。如童玩之畫片。惟概觀之。又似主人對於此畫。分外重視之者。以其金邊較諸他畫。倍見工緻而珍貴。余斗發奇思。遂起立行近觀之。乃覺是畫似小兒費盡心力而成者。所繪維何。一童一娃。互握其手。其一手各攜簡冊。下題名爲巴朋谷特梨也。適總理手盪入。顧而言曰。斯畫毋乃令君嘔噓。余卽沈重應曰。嗚噓乎。不然也。此似兒童玩具。然中有大歷史存。

焉。總理曰君之言然。僕當總角。一日忽自寫兩童嬰之像。以其情感極深。且初被教育之澤。今茲二人已結婚矣。彼最和美。最寶貴之紀念。卽此麤率之畫也。余卽覆一觴言曰。此可作一篇絕妙之傳奇。先生乎。請君歷史爲鄙人詳之。總理曰。僕雅不欲以生平曝之於衆。余曰。編書者恒有易名與地。使人不識其誰何者。總理意尙猶豫。余復力勸之曰。君之歷史。足以模楷世人。抑使聞風興起者。亦如君之勸學。豈非佳事。總理曰。此事頗關重要。當與吾妻商之。今有一法。先生請留一飯。不然亦不能詳晰以告也。余立諾。是夕在彼晚餐。坐巴朋谷特梨中間。對坐阿潭。與妻丹蒙夫人及斯拉夫人。末坐四小孩。二男二女。余膳罷離去。此屋時腦中滿貯好夢。心中滿貯良友之情話。所憶悉係歷史。卽余所記此一冊書也。